

作家郑执、班宇携电影《森中有林》走进校园“唠嗑局”—— “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

本报记者 吴丹 文并摄

核心提示 “站在记忆无比扎实的地方，我更有底气和自信。”5月14日，电影《森中有林》“回家唠嗑”校园路演在东北大学进行，导演郑执深情表白家乡。

《森中有林》定档5月23日全国公映，这是该电影路演活动首次走进“象牙塔”，郑执邀请挚友班宇同台对话。两人均出生于沈阳，是评论界公认的“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人物。面对台下张张青春面孔，他们围绕故乡、文学与命运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没有热闹的路演阵仗，更像是一次精神回望——既回溯过往的创作与人生轨迹，也向更年轻的一代敞开心扉。

“乡愁是一面南墙”

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也是他首次跨界执导的大银幕作品。一桩悬案，牵扯出两家人三代人跨越数十年的爱恨纠葛与命运羁绊。故事扎根东北语境，以下岗狱警廉加海与旧爱王秀义的重逢为线索，将黑土地的粗粝、深沉质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悬疑犯罪和人性故事的叠加，于和伟、高圆圆等一众演技派的精湛发挥，让该片在不久前斩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个重要奖项。影片在沈阳取景拍摄，倒骑驴、铜炉房、亚明市场……这些带着时光印记的场景，熟悉而温暖。

郑执说，他从未把这些东西作为符号刻意植入，“倒骑驴在东北的日常性就像出租车一样，没人会问为什么小说里写出租车。读剧本时高圆圆问倒骑驴是什么，我才知道原来外地人是不了解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工具的。”他将乡愁比作一面南墙，是碰撞出来的，“没撞倒它之前，你总以为全世界都和自己家乡一个样；直到走出去撞上了，从对方的陌生与隔阂里反弹回来才突然明白什么是乡愁。”

倒骑驴出现在一场情感戏中：廉加海骑着它，王秀义坐在车上，带着几分骄傲又不肯完全显露的模样。万顺啤酒屋的分量更重，出现次数更多。班宇清楚地记得2020年有一回郑执回沈阳，酒局进入第二场时，带他去了这里，“进门时我已经半醉



郑执(左)、班宇与东大学子坦诚对话，共同解析《森中有林》深植于东北之上的叙事根基。

了，他却像打了兴奋剂似的，一直在介绍，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这熟于心的情感：对桌椅摆放、菜单细节的烂熟于心。”班宇料定，这个地方不会只出现在郑执的小说里。果然，它成为电影《森中有林》的重要场景。

“每个人身上都有浓情重义”

为筹备电影勘景，郑执在沈阳转了一个多月，发现这座城市的面貌远比他想象中丰富，“有7/10的地方是我没有见过的。”对他而言，那些藏在街巷里的生活质感和人情温度从未消散。这种从城市深处生长出来的熟悉感，不需要刻意去复刻场景，就流淌进人物的骨血里，让所有关于故乡的讲述都有了落脚的地方。

郑执曾用“浓情、重义、乐观、坚韧”8个字概括东北人的精神内核。在《森中有林》里，这些品质并非通过直白宣讲呈现，而是借由人物的行动自然流露。班宇特别提到乔杉饰演的卫峰：“他是情义最坚定执着的承载者，秉持着‘你在我最难时帮过我，待你有求于我，我必倾力相帮’的信念。”郑执认同卫峰是整个故事里价

值观最简单也最“盲目”的人，对情义有一种极致的坚守。他认为，东北人的情义往往带着鲜明的个体色彩，范德彪就是个典型例子：哪怕事情已经超出能力范围，只要答应了对方，就会硬着头皮去做。这种带着点“死撑”的举动，其实是包裹在东北人特有情义观里的常见状态。“浓情重义”是电影中东北人的共同底色，却在不同角色身上呈现出各异的坚守姿态。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班宇曾担任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剧中那句“向前走，别回头”击中无数观众的心。在《森中有林》里，廉加海也有类似的台词：“只要往前，就有希望。”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相近的命运观。

现场，班宇引用捷克作家米拉·昆德拉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一句名言：“我来告诉你人类最大的秘密：无论你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向前。”他说，“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尽管剧本里有不同的情境设定，但我而言，它的核心是‘别停滞’：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是在向前走；而向前，

就会有新的希望，新的故事。”

郑执即将出版的新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下乡插队的女孩即将返城，在山里迷了路，遇到一位算命先生，对方给她看过手相后说：“只要从这里出发，八方都是路。”他解释道：“这确实是人类共通的感受，人有时会陷入迷茫，这种时刻，往任何一个方向踏出一步，都是在向前走。”这或许是两位擅长东北叙事的作者对当下年轻人最直接的鼓励——在前路未知的境地中，“向前”不是抵达某个预定目标的保证，而是对停滞和虚无的拒绝。

“今天的东北文学为何能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引发当代年轻人的共鸣？我们没有经历过长辈的那些伤痛时刻，为何仍对这些故事感同身受？”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王圣然的提问代表了很多学子的心声。

班宇的回应触及了创作的初衷，“其实我们创作时从未想过要刻意讨好谁，也没预料过会引发多大反响。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都在传递一种命运感——或许承载命运的具体事件不同，但在每代人身上，都像正弦波一样存在着相似的起伏。或许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才让那声‘共鸣的响指’轻轻响起。”

“我莫名有些感动，你能有如此深切的感触，恰恰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郑执从代际共情的角度补充道，“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坎要跨。我时常假想：如果我是00后，当下面临毕业会不会陷入择业的迷茫？文艺作品的共通之处，正在于能达成精神力量的共鸣。此刻，我看到年轻的生命如此蓬勃，汇成了这片充满生机的森林。而有时，迷茫、纠结、破碎与愚蠢，也是一种鲜活的生命状态。”

“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读过原著小说的人，对这句话记忆深刻。对话接近尾声时，郑执的发言呼应了这句话的内涵，他认为：“一个地域的人、文化或事物的影响力，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留守的人，另一部分是走出去的人。正因为一些人走了出去，才让更多人得以了解这片土地。”

这是东北文学创作者对年轻人的寄语。一片森林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每一棵树都站在原地，而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片呼吸的、生长的、不断向外延伸的生态。电影即将公映，这场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公开对话，像是“写给沈阳的情书”的公开朗读。收信人不只是生活在此乡的人，更是那些走向彼岸但永远与故土保持脐带联结的人。

艺言艺语 YIYANYIYU

一滴泪里的哀而不伤

丁春凌

蔡皋画了一辈子桃花源。现在，她自己的“桃花源”里多了一块闪闪的奖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画家奖。

蔡皋是谁？

看过她的两个采访，拢一下：西南联大高才生之女，1946年生，长沙城里长大，在小学教过美术，1983年一脚踏进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美术编辑，画了一辈子童书。她画过的《宝贝》《桃花源的故事》《三个和尚》，多是中国民间故事、古典文学和老童谣。

好家伙，80岁了，居然捧回了全球每次只选一位的插画界的“诺贝尔”。

你可能会说：大器晚成唉。也不是。蔡皋很早就拿过国际儿童图书展的奥斯卡——“金苹果奖”，是中国首位获此奖的插画画家。

那是1993年。之所以捋这个时间线，是想说，蔡皋画画选的题材赛道很中国，不是因为岁数大，脑子老，爱怀旧，或者追时髦，而是因为骨子里就沉积着对累世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炽热。她在采访时说喜欢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更向往陶渊明的“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从“金苹果奖”作品《宝贝》到刚刚拿到手的安徒生奖《花木兰》，她的画笔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的——往中国古典文学、民间记忆、老故事里找。

从壮年到耄耋。

来看看蔡皋都画了些啥。她画《兰亭序》，王羲之的“曲水流觞”成了光屁股小孩打水仗，再细腻，水波纹里暗藏的是《富春山居图》的皴法；她画《桃花源的故事》，武陵渔夫的蓑衣带着一股江边的泥腥味儿，桃花瓣是用毛笔肚“啪”地按上去的，活像孩子偷吃丹东九九草莓蹭了满嘴汁；她画《宝贝》，取自《聊斋志异》，看上去却一点儿不阴森，里边的狐狸精甚至带着一点点善良，一点点点。这种把文人雅趣和市井烟

火糅在一起的能耐，不就是目下成天说的继承和创新嘛。

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席说，蔡皋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她的作品会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这话说的，对极了。蔡皋画《百鸟羽衣》，凤凰尾巴上的纹样，照的是湖南乡下姑娘嫁衣的绣法，中国审美里的“有凤来仪”，愣是被她地点化成了童话里的魔法。

所以，真正让别人喜欢、欣赏以至神往，不一定非得高门大嗓地嚷嚷，甚至喊麦：快过来啊，看看我啊。它是长在骨血里的，只要出手就会有不歇的回响。

看蔡皋的画，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处理悲剧的方式。她画《孟姜女》，没画长城崩塌，没画长歌当哭，单画了风雪夜一盞将灭未灭的油灯和一滴将落未落的泪珠悬在衣襟上。翻到这儿，我的眼睛就定在那颗泪珠上：这比太多哭天抢地更让人心疼。

你看，中国民间故事里不煽情，不说破，“哀而不伤”的节制美学，被蔡皋用一滴悬垂的泪教给了全世界的孩子。

很多人追着潮流跑，而身处潮流中心的蔡皋，却让中式审美直接长进孩子的视网膜里。《宝贝》里狐狸精的绣花鞋，是踩着马王堆汉墓漆器纹样描的；《桃花源记》中渔夫的斗笠，是用真实芦苇编的。法国艺术评论家说：“她画里的器物，总比主角先被孩子注意到。”

把评论家的法语翻译过来，就是当全球的孩子通过蔡皋的绘本认识中国时，记住的不再是符号，而是所有文化共通的，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暖意与温情。

从“金苹果”到“安徒生”，蔡皋画画的多数题材没变过，落笔的手法没变过，甚至连调色盘里的那抹“中国红”都没变过，却把《花木兰》的英气，《宝贝》的童真画成了真正的顶流。

然后，中国故事就站在了光里。那光，来自全世界。

|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

观展

碑刻不“高冷”，写满鲜活日常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文并摄

很多人觉得碑刻古老、严肃、远离生活。其实，静静伫立的古碑中，藏着古人最可爱的日常、最真实的生活。日前，“金石为开——西安·沈阳名碑拓片特展”在沈阳博物馆举行，跳出枯燥的史料，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到千年前的时光，解锁历史人物的“侧面人生”。

肚子疼也发“朋友圈”

此次展出的40余件西安碑林名碑拓片中，除了有东汉《曹全碑》、唐《颜氏家庙碑》、唐《玄秘塔碑》这样的“镇馆之宝”，更有一些能打破“高冷”刻板印象的碑刻，给观展带来乐趣。

“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这是展览中，唐代张旭《肚痛帖》的内容。根据帖文可知，这是一张千年前的“突发腹痛随笔”：突然肚子剧痛，分不清是受凉还是上火，想服用大黄汤来治疗，因为无论寒症还是热症，都有一定疗效。现在如何是好呢？这不是医师的处方。

通篇清冽，《肚痛帖》笔墨完全贴合张旭腹痛时的真实状态。开篇“忽肚痛”三个字字形收敛，尚能忍住不适，随着疼痛加剧，中段字形放大倾斜，书写急促慌乱；结尾几个字写得最奔放，估计剧痛下难以控制笔墨。30字碑文中，带着腹痛时的慌乱、纠结，甚至自嘲的意味。

张旭狂奔向来奔放，明代王世贞称其“出鬼入神，恣恍不可测”。这篇帖文展现气韵生动的艺术美感，同时也让观众会心一笑：千古名家的传世之作，竟源于生活小事，随性又真实。

展览中还有一件“影视剧彩蛋”，就是清《孔子像》，这是西安碑林现存最大的孔子像。画像中，孔子头戴峨冠，身

着礼服，浓眉丹眼，神态庄重。细看会发现，这幅孔子像落款为“和硕果亲王之宝”。褪去电视剧《甄嬛传》的虚构历史，真实的果亲王才情出众、擅长书画，在雍正年间亲手绘制了这尊孔子画像。大家在观展时，不妨找找和硕果亲王的满汉双文印章。

千年钟声响到今

除夕钟声、学校校规、印刷字体……本次展览最动人的一点，是观众能找出很多现代生活元素。

展出的《景云钟铭文》，便与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新年钟声息息相关。这口唐代古钟重约6吨，钟身下段中格铸有铭文，为唐睿宗李旦少有的传世佳作。值得一提的是，央视除夕夜敲响的新年钟声，音源就取自这口钟。每到辞旧迎新之际，它响彻全国，跨越千年与现代人相伴。2000年底，国家邮政局发行第一套《中国古钟》纪念邮票，就选用了景云钟。一口古钟、一篇铭文，串联起唐朝气象与当代生活。

很多人以为校园管理制度是现代产物，看到北宋《京兆府小学规碑》就会认识到，早在千年前，小学教育制度就已经十分成熟。这面碑完整记录了宋代小学入学条件、教授内容、学科等级的划分以及学生请假、行为举止的要求等。在展览中，观众还能看到清道光年间刻的《重修盛京萃升书院碑》。萃升书院是当时东北最高学府，历史上多位著名文人学者曾在此求学，碑文记录了沈阳本地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人们日常使用的字体，也能在展览中找到影子。办公软件中“魏碑”“北魏楷书”，就出自展品北魏《晖福寺碑》。据悉，整个南北朝时期，碑学盛



展厅里，观众与千年前的笔墨静静对视。

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承认，北魏书体也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在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教科书之外的他们

李白、林则徐、颜真卿……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然而，比起教科书中的历史事迹，观众更能看到他们的“侧面人生”，让历史人物变得轮廓清晰、有血有肉。

大多数人熟知的林则徐，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人生十分坎坷。展览中的清林则徐《游华山诗碑》，是他禁毁鸦片后，被清政府流放新疆伊犁，路过陕西华山所作。碑文风格雄浑，写出了华山的峻峭挺拔，也流露出诗人的不屈与期望。

展览中还有与人们熟知的“诗仙”李白相关的珍品，来自唐代文学和书法名家、李白族叔李阳冰、李白赞其“落笔

洒豪文，崩走使人惊”。

世人熟知李白潇洒豪迈，但他晚年穷困潦倒，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这位小自己十来岁的族叔。李阳冰竭力相助，才使李白晚年有了栖身之所。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中将自己的诗草稿交给族叔李阳冰，李阳冰将其诗文辑成《草堂集》十卷，并为之作序。此次展出的《三坟记碑》便由李阳冰所作，叙述李季卿改葬3名兄长之事。另外一件与李阳冰相关的，是《颜氏家庙碑》，这件作品是颜真卿晚年炉火纯青之代表作，碑文由颜真卿撰文并书，碑额为李阳冰篆书。书写此碑时，颜真卿已经72岁，人书俱老，娓娓讲述颜氏家族家学渊源。两大顶级名家强强联手，成就了传世千年的绝品。

一碑一故事，一拓一人生。这场名碑拓片展览，用趣味、生活、风骨串联起千年文脉，让观众看到鲜活的古人、历史的角落和触手可及的传统文化。